

一九二八年哈尔滨学生

“反五路”斗争概述

省档案局 王文义 刘^上刚

一九二七年，日本暴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代表新兴财阀利益的田中义一和森恪等军国主义分子，于四月二十日组成了臭名昭著的“中国征服派”的田中内阁。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田中在外相官邸召开了多次旨在侵略中国的会议，特别是侵略我国东北的所谓“东方会议”。田中在会上狂妄地叫嚣说：中国的东北和日本帝国的生存“有重大利害关系”。①会议的最后一天，田中提出了《对华政策纲领》作为会议的总结。其中要点有：“当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有受侵犯之‘虞’时，‘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的措施’，……坚决确保把中国东北地区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②后来森恪在一九三二年六月，更赤裸裸地说：“东方会议”的目的就是“使满洲脱离中国本土，置于日本势力之下”。③

“东方会议”之后，日本出于军事和经济之目的，向当时的东北地方当局提出了修筑吉会路（吉林到会宁）、吉五路（吉林到五常）、长大路（长春到大赉）、延海路（延吉到海林）、洮索路（洮南到索伦），④即“满蒙五路”的要求。接着，便在一九二八年春，日本帝

国主义以“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名义，用高价收买了地方军阀张作相的御用工具——吉林省议会，签订了所谓的《中日民间合筑五路条约》。消息传开，激起了我省各界人民的极大愤慨。于是，暴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五路”运动。对此，我党因势利导，从中作了大量工作。

一九二八年，刘少奇同志来哈尔滨，曾在“东特一中”（东省特区第一区立第一中学校，即今哈尔滨市第一中学）数理教员林老师（绰号“林大皮鞋”，共产党员。）家召开了秘密会议，深刻地分析了形势，对运动作了明确指示。指出：斗争锋芒应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和东北地方军阀，唤起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阴谋的警惕，揭发卖国罪行，起来抗争路权。⑤

六月，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满洲临时省委，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的告同胞书。告同胞书指出：“满洲的中国当局，只知道内争，只知道压迫中国民众，只知道顺从日本人。”而日本“在满洲可以随便住（驻）扎军队，可以随便派遣警察巡查，可以随便宣布戒严，阻止交通，可以无限制的勾结中国（官）厅订立各种不平等条约，如铁路之建筑，矿山之开采，银行之设立，工厂之开办，附属地之扩大，完全用待亡国奴的残酷手段来待我们满洲的人民”。并控诉说：“可怜我们满洲的矿山森林，尽被日本政府开采，满洲的运输及原料尤其是粮食尽被日本人操纵，满洲的金融尤其是本票尽被日本

银行扰乱，满洲的劳苦群众尽变为日本产业下的牛马”。最后，告同胞书号召说：“满洲的民众们！日本无限制的侵略满洲，我们早已忍无可忍。于今又来夺取路权，我们要下决心，勇往直前：工农兵商学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勾结日本的卖国政府！打倒承认日本满洲特权的国民党！满洲被压迫民众解放万岁！反对日本在满洲建筑铁路！收回南满铁路及一切矿山森林！打倒屠杀哈尔滨爱国民众的卖国贼！打倒卖国贼奉系军阀！”⑥党的指示和宣传，使各界人民更清楚地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反动军阀出卖民族利益的可耻嘴脸，大大地激发了各界人民的爱国热情。

哈尔滨商学各界代表一百三十余人，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三日上午十一点“均赴道里商会集会”，组织成立了“哈尔滨市民抗路联合会”。会上，教育会长王景仁报告成立“哈尔滨市民抗路联合会”的宗旨是“以唤起舆论，援助政府保持路权，排除外人侵略”。并计划“拟先与保安司令部通电，对于日人修路，否认签字。次与南政府通电，及全国各机关各学校通电，宣传鼓吹一律反抗”。“联合会”下设“交际、总务、宣传、组织四部分，各设职员”，⑦分头进行工作。

接着，“工大、法大、医专和一中、二中、三中、女中等，于十一月四日组织起‘哈尔滨学生维持路权联合会’”。⑧哈尔滨工业大学、东特一中、二中、吉林三中、六中、女一中、二中等校学生自

治会，还在六中召开第二次秘密会议。会议决定“举行一次全市性中学以上的学生大遊行”。⑨

十一月五日，“有工大、法大及特区各中学校学生约二千余人，由长官公署街结队遊行（原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即现哈尔滨市南岗区民益街之铁路二中）。经过日本领事馆（现南岗区奋斗路花园街拐角处的三层楼房）”。⑩途中，学生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持路权！”⑪等口号，散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修路的传单。“遊行队伍在日本领事馆门前停留多时，并向领事馆提出了强烈抗议。随后，遊行队伍奔赴哈尔滨外交特派员公署（现哈市委后楼），要求特派员蔡运升出来回答问题，高呼‘打倒卖国贼’的口号，蔡未敢露面，从后门仓惶逃走。接着，遊行队伍转向道外区，因天时已晚，未进入道外区的管界即返回南岗散队”。⑫学生们的示威遊行，使日本帝国主义者胆战心惊。事后，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八木元八，在给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焕相的照会中说：“本月五日，有当地贵国各学校多数学生成列遊行街市，持有打倒日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小鬼！小鬼！等多数侮辱日本之旗帜，并散布同样之传单，在本馆门前及它处齐声喊叫漫骂……”。⑬这次示威遊行，也使军阀政府大受震惊。吉林督军兼省长张作相得到报告后，立即发（五日）电，命令滨江道尹蔡运升：“如各地学界再起风潮，应严行查禁”。⑭哈尔滨学生示威遊

行的消息传出后，双城县“省立第三中学及县中学学生，因闻哈埠各校学生有外出之举，突于阳日（七日）遊行街市”。⑮东三省旅平铁路大学同乡会也积极响应发表了拒日筑路宣言，声援东北的“反五路”斗争。拒日筑路宣言中说：“……侵我主权，割我土地，而以东省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为尤甚，既占南满安奉，又索吉会长大，行其满蒙政策，施其侵略野心。……我之膏壤沃野尽归于倭奴之掌握矣。吾辈为国权计，为领土计，奋不顾身，誓死力争。宁血满龙江，尸积长白，而路权决不少（可）让”。⑯

为了把“抗争路权”的运动进行到底，各校的学生决定在十一月九日举行哈尔滨大中学校学生总罢课和大示威。

十一月九日下午一时，各校学生二千余人按计划在道里集会，整队齐向当时中国人的集中居住地区道外出发。道外地方反动当局闻讯后，即派滨江县知事李科元和滨江警察厅厅长高齐标率陆军三十人，警察五十多人，杀气腾腾地开到遊行队伍必经的界口处施以堵截，对手无寸铁的学生队伍进行了一场残无人道的血腥镇压。

高呼“废除五路密约”，“打倒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的学生遊行队伍，来到西门脸，（今道外景阳街、靖宇街口的新闻电影院一带），即派出学生代表与滨江县警察厅长高齐标据理力争，说：“道外是中国人的集居区，我们必须到道外遊行、宣传、

揭露日本强盗的侵略阴谋和卖国贼的罪恶行为，以唤起我们同胞们的爱国心！”不等学生代表说完，高齐栋就破口大骂道：“你们无知，受了坏人唆使，不好好念书，跑在街上，聚众暴动，真是岂有此理！我已受张辅师（张作相）的命令^{①7}，就是开枪打死你们也没关系！”^{①8}高齐栋的威胁和恫吓，不仅没有吓倒爱国的学生游行队伍，反而使同学们的怒火越烧越旺。游行队伍一面高喊“打倒卖国贼！”一面向着荷枪实弹的反动武装军警冲去。顿时，反动派的枪柄、警棍左抡右舞，枪声大作。霎时间，学生们被打得头破血流，惨不忍睹。十二月二日，吉林省长公署给滨江道尹公署的指令中讲到这次事件时不得不说：“大（股）密集队拥向前来，遂至接触。始则徒手掌拒，继则拳脚相加，终则一方执枪柄，一方执童子军木棒互击，遂至夺枪夺棒，纷乱益甚，于是向空中鸣枪，借资震慑，而杂沓混打，势难遽止。”^{①9}事件发生的当时，东省特区行政长官张焕相带领警官生乘车赶到现场。张焕相对学生们说：“这不是特区，我无能为力，你们赶快回去，有话可从长计议。”但是，面对残酷镇压爱国学生的刽子手，面对洒满街头的鲜血和伤残的爱国同学，愤怒的各校学生以及爱国的群众，再次重整队伍，高呼：“打倒高齐栋！活捉杀人犯！”^{②0}愤怒已极的学生在混乱中给予反动武装军警以坚决的反击，他们用砖石瓦块以及旗杆等，把指挥镇压学生的“姜队长头部”，打伤，同时还打伤“岗警两名。”^{②1}

遊行队伍如同雄师猛虎一般，冲散了反动武装军警的堵截警戒，高齐栋“慌忙钻入汽车逃走”。②

遊行队伍冲散了反动武装军警的堵截戒线后，走遍了道外主要街道，并在繁华街口聚众讲演，颇受群众欢迎，有的群众也加入遊行队伍，或站在街道两旁，和学生一起高呼反帝爱国口号。为了找反动县长李科元算帐，遊行队伍便一直行至十六道街滨江县公署（现工人医院门诊部）并将县公署团团围住，要活捉李科元。但李科元早已闻风逃跑。被激怒的群众连声高呼：“打倒卖国贼！”“严惩李科元！严惩高齐栋！严惩蔡运升！”然后，遊行队伍又从十六道街经太古等街道赶到道里。同学们拥在道尹公署（原中苏友好协会，现为市委干部宿舍）门前，齐声高喊：“交出蔡运升！严惩卖国贼！”③平时作威作福的蔡运升，也象“偷儿”一般仓惶逃跑了。

当晚，学生们又向张焕相提出三项要求：“一、废弃筑路密约；二、保障学生遊行、示威、宣传的自由；三、严惩李科元、高齐栋、蔡运升等卖国贼，医治受伤同学。”④

十一月二十日，哈尔滨学生保路联合会在给吉林省保安司令的呈文中说：“此次遊行演说，竟触滨江警察厅长高齐栋及滨江县知事李科元之怒，不察原委，甘心媚外，亲率长警迎面痛击，施放排枪三次，加以棍棒交下，以致重伤学生八名，轻伤凡百有四十，并同时将学生

代表曹善宝捆绑毆辱，其戕賊青年，破坏爱国运动，实为全埠人士所发指”。“若非甘心媚外，受帝国嗾使，何能做此惨无人道直（之）癡癡之舉也”。^{②5}

但是，事件发生之后，反动当局竟对残酷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事实加以回避并且百般抵赖。当时的《滨江时报》对反映这一事件的消息和报导，竟不敢登载。十一月二十八日，张学良在给南京国民政府及各省的电报中也谎称：“哈尔滨学潮一案，经派于参议珍等驰往哈埠详细查办，……现经实地调查并亲往各校视察，各医院中并无收容受伤学生。……”^{②6}

然而，谎言和暴力毕竟抹煞不了血写的事实。当时陆军医院医官三等军医正徐广铨，在“对受伤学生所验略称”中却有如下记载：“自本月十日午前十时至午后五时，共验受伤学生四十三名，其受重伤者六名，均系昏倒脑受震动”。^{②7}仅此一个医院之一个医生即检验了受伤学生如此之多，那么送往其它医院医治的受伤同学人数当更不在少数了。

各校学生的爱国义举虽然受到了反动当局的血腥镇压，却更大地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慨。各界人士纷纷谴责反动当局，“很多市民在大示威的当晚，携带慰问品到医院慰问受伤同学”。^{②8}“《哈尔滨公报》、《国际协报》也以显著位置刊载武装警察毆伤学生的消

息和照片，发表文章抨（抨）击反动军阀的卖国资敌行为”。②

事后，全省各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工人群众，都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参加了“反五路”斗争的行列，密切地配合了学生的爱国运动。东省特区警察管理处处长金荣桂在给东省特区行政长官的呈文中报告说：“哈埠学潮发生以后，近有三十六棚工人将相继发起游行示威，此项工人多有赤党从中煽惑，其名义虽与学生联合会相同，而其设心扰乱，别有作用。……”③十日上午十一时，“众情澎湃”的“昂站（今昂昂溪）全体教职员及学生，由第五中学校出发，在街市游行一周”，“沿途散布印刷之传单并喊口号”，“反对日本侵略吉敦路权”。④“安达站路权保持会商学各界，于十一日集合游行”，“由道东大街转向西游行一次”。“十二日复散在各街口、巷里演说”。⑤全省各地的“反五路”斗争风起云涌，一直继续到一九二九年。

“反五路”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反动当局迫于爱国群众的压力，不得不忍痛做些假惺惺的表示。吉林省长公署训令第三千六百九十一号训令滨江道尹说：“该管县及警察厅，即未能设法妥为制止，而所派警察乃竟轻易鸣枪，似此督飭无方，办理不善，殊属非是。应将滨江县知事李科元，滨江警察厅长高齐栋各予记过一次，以示薄惩。仍由该知事、厅长等，就近查明此次首先鸣枪之人再行严加惩办”。⑥同时，发给“各学校受伤学生医药费大洋一千元整”，由“第一女子中学校校长孔焕书保管支

配”。③

这次反日筑路的爱国斗争，其锋芒直指日本帝国主义和对外出卖民族利益，对内残酷镇压人民群众的反动军阀，唤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阴谋的警惕，进一步激发了各界人士的爱国热情。同时，对反动军阀的卖国罪行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沉重的打击，显示了人民大众的团结反帝的力量和不获胜利斗争不止的革命精神。如果说，响应“五四”运动的黑龙江学生运动，是黑龙江学生运动的第一次高潮，那么，完全可以说，一九二八年的“反五路”斗争，是学生运动在继“五四”运动后的又一次高潮。中国共产党在运动中的号召体现了党对运动的积极支持和领导，特别是一些党团员和党的积极分子，充分发挥了骨干作用，是运动取得最后胜利的可靠保证。

但是，从整个运动的过程看，虽有各界人士的参加，而其作用并不明显。特别是个别的大商人以及一些大资产阶级人物，他们的“主观上不过是想借群众的势力，减少一些奴属的苛待，和取得一些比较优裕的条件”④而已。

另外这次运动尽管有工人参加，然而毕竟整个工人阶级的力量发挥的还嫌不够。

尽管如此，轰轰烈烈的“反五路”斗争，仍以她胜利的姿态，在我省的反帝爱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目前，限于我们搜集、掌握的资料，加之时间仓卒，只能草成初稿，因而本文未能深入展开。另外，由于我们斟酌、探讨的不够，对运动评价的观点亦不尽正确。藉此，恳请史学界的专家、学者校正，以利我们进一步修改。)

注 释:

①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 第一分册, 第138页

②井上清《昭和五十年》第18页

③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一卷, 第62页

④省档案馆档案

⑤《哈尔滨市一中校史》第6页

⑥省档案馆档案《革命历史文件》

⑦省档案馆档案

⑧姜厚义《三打西门脸》载1980年11月13日《哈尔滨日报》

⑨《哈尔滨市一中校史》第7页

⑩省档案馆档案

⑪时评《日昨的学生示威大游行》载民国十七年十一月七日《滨江时报》第七版

⑫姜厚义《三打西门脸》载1980年11月13日《哈尔滨日报》

⑬省档案馆档案

⑭省档案馆档案

⑮省档案馆档案

⑯省档案馆档案

⑰“张辅帅命令”，即指“歌电”。其内容已于民国十七年十一月八日《滨江时报》上披露。

⑱《哈尔滨市一中校史》第9页

⑲省档案馆档案

⑳《哈尔滨市一中校史》第10页

㉑省档案馆档案

㉒《哈尔滨市一中校史》第10页

㉓《哈尔滨市一中校史》第10页

㉔《哈尔滨市一中校史》第11页

㉕省档案馆档案

㉖省档案馆档案

㉗省档案馆档案

㉘《哈尔滨市一中校史》第11页

㉙《哈尔滨市一中校史》第11页

㉚省档案馆档案

㉛省档案馆档案

㉜省档案馆档案

③省档案馆档案

④省档案馆档案

⑤省档案馆档案《革命历史文件》